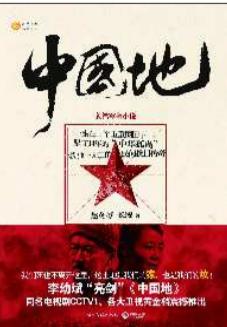
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

11 “天沟”的传说

提要:

东北初秋的风半暖半寒,忽东忽西,东南西北转着圆地刮,说不上啥风向。还极硬,像霸王的弓。落叶被风卷得呼啦啦的连哭带喊,堵截官兵的人们被风吹得披头散发。背着新枪、推着炮车、扛着弹药箱子的后生们走在最后,他们脸上并没显露鸟枪换炮后的喜悦,反而被风刮得一脸凝重。大家都知道,鬼子离朝阳不远了。

◆书名:《中国地》
◆作者:赵冬苓 长缨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棒直奔许三骨棒的老巢天沟,说是共商抗日大计。天沟是朝阳县城西北八十里的一个小山沟,并无甚多奇处,只是一条山沟竖开在两座山之间,随着山势向上九曲八拐的延伸,最后开口处差不多与山顶平齐了,井口似的露出一汪天空,是为通天。人们就把这条长长的山沟称做天沟。

从天沟通天处再向东不远便是凸起险要的清风岭,一沟一岭互为天然屏障,因此当地有一句老话叫“清风岭,马坡子,天沟是个小舅子;姐夫,姐姐不辨脸,谁也别想插杠子”。

说那“姐夫”就是指赵老嘎的家清风岭,而“姐姐”当然是指杜二脑袋盘踞的马坡了,位于清风岭南十五里,地势较为平缓,但有清风岭、天沟在前横挡着,马坡就成了一沟一岭的天然后方,北上可支持清风岭,东进可为天沟提供依托。

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,天沟不算穷山恶水,但也不盛产东北久负盛名的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;刁民倒是隔三差五地频繁出现,时常还跳出几个犯上作乱的匪类。也算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天沟那地片和清风岭、马坡一样属辽宁、热河、内蒙古交界之处,典型的“三不管”地界,民风自然彪悍。那特产当然是指早年呼啸东北大地的胡子,也就是土匪。

许三骨棒天生就是干土匪的材料,甚至干得比土匪还土匪,但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土匪。谁说他是土匪,他跟谁急,几句话不对路子,就能跟人动枪。在许三骨棒没成气候之前,天沟不过是老话讲的清风岭的“小舅子”,并无太大名气。后来那沟里出生的许三骨棒干了几宗大事,天沟才在当地名噪一时。说来居然不是什么好名声,全是些杀人越货的勾当,都是许三骨棒领着人干的。

先是几伙商贾在沟底被抢得只剩了身子,脑袋居然在沟口通天的地方被人发现,弄得几个月没人敢走天沟;接着不长时间,又有附近几个大户人家被抢得锅碗瓢盆啥都不剩,闹得其他大户人家只好变卖家产卷铺盖走人;接着又不长时间,沟外的三个漂亮闺女被抢到天沟做压寨夫人,闹得方圆几十里的小姑娘小媳妇不敢洗脸,整日蓬头垢面。一时间天沟成了魔鬼的乐园,一般老实人连“天沟”二字提起都不敢提,更别说打那过了;敢上天

沟的没一个老实客,即便不是魔鬼,也跟魔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自打发生那几件大事后,赵老嘎能有七八年没去天沟了,多半是许三骨棒今天半头猪明天整只羊隔三差五地往清风岭跑,说不上谁是谁的救命恩人。对许三骨棒干那些事,赵老嘎心里即便厌恶至极,但人前背后从没说过半个不字,只是跟媳妇柳芹在被窝里提过几嘴,“这事也就许三骨棒干得出来”,说完不到半个时辰,又替许三骨棒打圆场:“他要是不干这些事,就不是许三骨棒了。”

就在赵老嘎他们堵截东北军的前不几天,又发生了一件大事,还是许三骨棒干的。一户财主家几乎被灭了门,一家老小除一闺女幸免于难,其他二十几口悉数被杀,连保姆、丫鬟、奶奶、喂牲口的长工都未放过。也许对别人来说死一两口人就是天大的事了,但对许三骨棒来讲死个二三十口那都不叫事,家常便饭而已。但这回下手的地点居然不在天沟地片,而是在天沟、马坡、清风岭交界的地方,甚至离清风岭、马坡较近一些,闹得赵老嘎和杜二脑袋心里都不大痛快。

在当时的农村,许三骨棒的家已经不能用豪宅来形容,一溜排开十几间明亮的大瓦房,房舍整齐,连猪圈都宽敞干净透着富态;马厩里拴着几十匹上等好马,院落里还不时有背着枪支的家兵走来走去;宽大的院落像一座小城,除了没有护城河,那院墙快赶上城墙了,最夸张之处是院墙的四角,居然建了四处炮楼,炮楼里有家丁日夜站岗。

赵老嘎、许三骨棒和杜二脑袋围坐在一铺宽大的炕上,中间是一张大炕桌,桌上摆着一只比脸盆还大,快赶上铁锅大的盆,盆里放着一只几乎整个的羊,桌上几个大海碗里倒满了酒。三人各掰了一条羊腿,但没急着啃;端起酒,也没急着喝,又放下。赵老嘎反客为主先开了口:“好饭不怕晚,咱们先说说这日该咋抗。”

杜二脑袋应和道:“对,好饭不怕晚,商量好了抗日再喝。您是大哥咱们听你的,您说咋抗就咋抗。”



提要:

其实,官场上谁又比谁容易多少呢?他们大都是身不由己,没有办法。谁不知道酒害人啊,谁不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啊。慢慢学吧,学会适应。现在不是说领导的兴趣就是手下的爱好吗?领导喜欢唱歌,底下的人就全跑到卡拉OK去练;领导喜欢打篮球,下面的人就全去学打球;领导喜欢搓麻将,同志们就全去发‘麻疯’,这样的事太多了。

贾志诚原想让一把手先去敬酒,敬完后他再去,这是酒桌上规矩。没想到郑京高兴这么好,还想走第二圈。他当然无所谓,正好,他还没正式走一圈呢,就陪着郑京杀了出来。每到一桌,他都很谦虚地说:“我和郑厅长都是新来的,以后的工作还得请你们这些诸侯多支持啊!”

那些局处长连忙道:“说反了说了,你们是领导,领导的手指一指,我们要累个半死;领导的脚蹬一蹬,我们就要忙半生。”贾志诚手里拿着一瓶刚

10 对症下药



◆书名:《金鱼缸》
◆作者:卓木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量这么大,还想走第二圈。他当然无所谓,正好,他还没正式走一圈呢,就陪着郑京杀了出来。每到一桌,他都很谦虚地说:“我和郑厅长都是新来的,以后的工作还得请你们这些诸侯多支持啊!”

那些局处长连忙道:“说反了说了,你们是领导,领导的手指一指,我们要累个半死;领导的脚蹬一蹬,我们就要忙半生。”贾志诚手里拿着一瓶刚

开的“茅台”,盯着桌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局长说:“兄弟,来,好久不见了,我们喝一大杯。”原来这个局长是贾志诚曾任职的秋阳市商业局的。局长站了起来,说:“老领导,您知道我是喝不得的。”但还是把那个喝茶的杯子送了过去。

“当然知道。当商业局长不喝酒,还叫什么商业?商业怎么搞上去?郑厅长和我都喝,你难道不喝?总不会死人吧。如果死了,我亲自给你致悼词!”贾志诚边倒边说。

大家都笑了。一大杯倒上了。贾志诚自己拿了一杯,把另一杯给那位局长。局长不得不端了,一脸要哭的样子。他知道贾厅长的脾气,喝也得喝,不喝也得喝,何不爽快的,还留下个好

23 大声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

提要:

如果你对一些现象弄不明白,就不要把你首先提出的疑问丢在脑海的深处,而是大声地把你想知道的问题提出来。问题,就是矛盾,正是因为有矛盾,所以才提出问题,我们的脚步就渐渐地前进。一个没有问题的国家永远是停滞不前的。

一个宁静的下午,盖茨在给小菲比开完家长会后,走在校园的时候,突然听到一个熟悉且极不耐烦的声音,就循声望去,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对着一个不足他膝盖高的男孩发脾气,孩子惊恐地望着对他来说像擎天柱一样的爸爸。

盖茨仔细地看了一下,原来是自己以前的同学达尔。这个达尔是出名的坏脾气,动不动都火冒三丈,女同学都很怕他。

盖茨想起少年的事情,不禁笑起来,就走过去说:“嗨,暴脾气的达尔,这次是冲着谁啊?”

达尔一看居然是大名鼎鼎的盖茨,又是惊喜又是尴尬,两个人寒暄了一阵子,扯到了孩子身上。盖茨就问他怎么发那么大的火。原来,麦克问达尔:“爸爸,为什么花有些是红色的和有些花是蓝色的?”

达尔当时在看报纸,就不耐烦地回答:“问这些干吗?它们本来就是这样子?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!”

麦克又问:“肯定它们每朵花的根部有一个穿不一样颜色衣服的精灵。”

孩子的想象力如此丰富,达尔却没有好好地引导,竟然不耐烦地说:“你是不是看那些没用的童话看多了,脑袋里能不能想些正事啊?”

麦克说:“可是,我想弄明白……”

达尔忍不住了,便大声地向孩子吼道:“你怎么这么讨厌?你不用弄明白,我说它本来就这样子的!”

盖茨听达尔说这些的时候,好几次忍不住想打断他,这种回答肯定是所有孩子都无法接受的。据达尔说,最近这麦克不再向父亲问任何问题,安静了很多,就是学习成绩一下子降了下去。



◆书名:《比尔·盖茨的遗产》
◆作者:西坡拉·纳奥米
译者:栗克玲
◆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盖茨就劝说了达尔,“你怎么还是像以前一样啊?你这样子简直就是抹杀一个天才!要知道,小孩子都是这样的,因为他们的智力刚开始萌芽,看见很多对他们来说很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印象。于是,他不待贾厅长催,一仰脖就把那四两酒干了。

正好魏聿明也坐在那桌。他在这样喝酒的场合,总是低眉顺眼,默不做声,生怕被人盯住,惹火上身。但贾厅长还是看到了,说:“魏主任,这次会议开得这么好,有你这个参谋长的功劳。来,奖励一杯!”说着,拿起桌上一个大茶杯满满地倒了一杯。同桌的人就都说办公室主任确实辛苦,应该应该,顺便又轮着表扬了他一通。郑厅长说:“对对,魏主任辛苦了,要喝。噢对了,还有白晓洁呢?来了吗?你们写材料的都是无名英雄,但不能老无名啊。叫来,一起喝一杯,也算是我们厅领导的慰问。”大家连连称好。把矛头转向别人,大家都高兴。

白晓洁过来了。她不怕喝酒,酒量不大胆子大。见贾厅长端了一大杯在等她,就毫不犹豫接了过来。魏聿明还在扭捏。贾厅长就不高兴了:“怎么,大主任还要我们一二把手三请四求啊!一个大男人还当不得一个小女子吗?”在这样霸气的领导威视下,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气氛中,不喝看来是不行了。魏聿明在以前,全厅上下都知道他不喝酒,但现在新来的一二把手并不知情,你能在这个时候去啰嗦地解释吗?

他突然豪气一上,便大义凛然地站了起来,憋足了气,笑着说:“谢谢厅长鼓励。”不待碰杯,就一口将酒倒进了喉管。他的举动,赢得了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。那些人可从来没见过魏聿明魏主任这么

喝过酒,贾厅长就高兴,哈哈大笑道:“老虎前面没瘸子啊。事实证明,有压力才有动力,有动力才有进步。我看从今天开始,魏主任肯定能喝酒了。大家说对不对?”一桌的人就附和:“对!”

魏聿明强忍着不适,既要巍然屹立,还得装出一副快活无比的样子。直等到郑、贾两位厅长去了另一桌,他才偷偷而又迅速地跑到卫生间,关了门哗地吐了个四海翻腾云水怒。但酒精毕竟穿肠而过,雁过都要留声,酒过肯定留痕,脸一下子就通红了,脑袋里好像成了个火药库,马上开始涨痛。不过,他还是得坚持住,这样的会议,厅长不走,代表没走,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是绝对不能走的。走了,就叫失职。

酒席终于在闹闹哄哄中散了。郑京和贾志诚也都有了浓浓的醉意,走路好像走在T台上。不过他们毕竟是高级领导干部,久经沙场,饱经历练,头脑还是相当清醒。走时,他们没有忘记到会务人员那一桌打个招呼。会务人员包括起草材料的、负责报到和保管文件的、在会场端茶送水的等,见厅里一、二把手来看望他们,就都站了起来。

郑京在前,贾志诚在后,与同志们一一握手。郑京看样子是喝高了,他大着舌头说:“你们辛苦了,你们是幕后英雄,做了大量默默无闻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我们心里有数。没给你们专门敬酒了,请谅解。”郑京又拉过白晓洁的手,连连抚摸道:“晓洁同志不错,很有功底,继续努力啊!”言辞切切,情意真真,把所有会务人员感动得热血沸腾。